

## 路上的风景

张毅



插图 阿占

城市风景

马山  
(外一首)

李崇虎

岩浆冷凝了，一座山就成了，原始喷发的姿态被藏进山体。

你的脊背和褶皱里，灌木和山草黄了又绿，巨大的乔木倒下又长起，大大小小的恐龙们爬过飞过，大大小小的虫儿鸟儿们爬过飞过。

一场场雪覆盖过，一场场雨冲刷过，一次次大火焚烧过。雪声、雨声、吼声、鸣声擦过你褐色的肌肤，了无痕迹。深埋的树木变成了石头，短暂又鲜活的生命，锁定在巨大的时空坐标中。

有那么一瞬，一座城市倏然从你东方拔起。战马铁蹄杂沓，山脚泥土翻飞，刀光血影后，又是漫长沉寂。

晨钟暮鼓间，僧尼道士们静坐在星光月光里诵经参悟。砍柴的孩童奔跑，狐仙的声名远播，后来金戈铁马，后来埋骨桑梓。

又是一瞬，铁轨铺陈，动车飞奔。你的脚下，空间被切片挤压。雾霾氤氲，风儿黏稠，人们茫然奔跑，如一只只提线木偶，被无形牵引。没有谁像千年前的同类那样坐下来，对着朝阳和夕阳，对着天空和月亮，反思宇宙与生命。

他们被困在了有形无形的城里，用几十年的生命做困兽之斗，反反复复。他们拼命往生物链顶端攀爬，却不知道更大的脆弱和不确定也随之而来。

天空隐隐有一只眼，看着万年一瞬，满是无人读懂的悲悯。

## 即墨•淮涉八景

水阁临风，古寺塔影，锁龙泉石，长桥卧波；

平沙清流，岸柳含烟，淮涉春浣，高堤垂钓。

是哪一双妙目，在哪一次远眺里轻触到了你？

是哪一天红日初升，晚霞漫舞？  
今夕何夕。

是哪一声初春鸟鸣？是哪一场深冬飞雪？是哪一棵盛夏蝉鸣？是哪一阵秋风起时？

今夕何夕。

墨河的水干了又流，水阁的风来了又去，河上的塔倒了又立。

只有那春浣的女子，洗着洗着就老了。

去了，再也不见归来。

那双眺望的妙目，藏在了哪里？

揭开时光的遮蔽。

帘幕，无重数。

只听闻高堤垂钓的老者，悠悠道：墨民未必知淮涉，唐宋朝时通瓯。

墨民未必知淮涉，唐宋朝时通瓯。

投稿邮箱  
wanpao678@126.com

青潮

每周六刊

## 画家的那张小桌子

宋寒儿

宏大气象。还有在作品《松鹰图》中，张朋先生截取了松枝的一段与山峦之巅，尽管作品的尺幅不大，却绘出了雄鹰翱翔于广阔天地间的磅礴面貌。

虽然作画条件艰苦，可是张朋先生的作品中没有一丝哀怨，没有一丝寒酸，没有一丝窘迫，反倒自然可爱，天真淡泊，充满生气。张朋先生曾在题画诗中说：“落墨随心三五笔，不加雕琢贵童真。”不论是相互依偎的母子猴，可爱机敏的小兔，还是动作轻盈的青蛙，懵懂纯净的小鹿……张朋先生笔下的小动物们几乎都是大笔挥就，寥寥数笔就显示出小动物的身姿和形态。除了一般花鸟画题材所偏爱的各类小动物，张朋先生的主题选择极广，居于海边的他还喜爱将新鲜海味绘于作品中，海螃蟹、海鱼……有时与其他蔬果相配，有时又加以酒杯，处处彰显出张朋先生乐道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。张朋先生的作品没有刻意的雕琢，但也没有取巧的偷懒。看似随意的笔墨晕染，实则都是笔笔精准的累积。正是因为绘画机会的珍贵，所以张朋先生的每一笔，都是日积月累的思考与反复磨炼的技艺，最终才会呈现出看似轻松的笔墨。

在这一张小小的桌子上，诞生了一幅幅杰出的作品，也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青岛画家。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，一间宽敞明亮的画室或许可以为艺术创作带来更好的条件，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或许会囿于创作的空间与环境，或许没有足以支撑创作的资金，但我们可以看到，艺术家将自己的视野和想象力无限拓展，在小小尺幅的天地中走出了艺术的舒朗和辽阔。

## 艺苑杂谈

近来重读有关青岛画家张朋先生的文章，看到诸位师友在回忆往事时，都会提到张朋先生清苦的作画条件，尤其是那张小小的桌子。杜大恺说：“张朋家境最苦，老少三代，五口人，平房二间。夫人贤淑，屋虽简陋，却也洁净。他家有一张小写字桌，虽小却也成全了一家人的文事。”石可说：“张朋同志的家务事也极繁杂，住房窄小，全部作品都是在一平方米的小桌子上完成的。”宋文京说：“几十年来，他都住在黄台路一座旧楼的一层西端，房间逼仄，陈设简单，别无长物。”

张朋先生承自家学，自幼便展露出绘画的天分。后临习白石老人，专于大写意花鸟画。可每每读到这张小小的桌子，总让我的心中升起无尽感慨。一生淡泊的张朋先生，身处清简的创作环境下，仍时时有新作，有佳作，全靠他对于绘画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和勤奋。不仅是作画空间狭小紧张，囊中羞涩的画家甚至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购买画材，但张朋先生总有自己的好办法：没有好宣纸，就用毛边纸画，大画用纸多，就裁成小尺寸……甚至有时候，为了完成一幅作品，还要拆了床板来画，皆可见张朋先生对艺术的渴望与热爱。

由于纸张的限制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先生作品，大多尺幅不大，且尺寸不一。不过，张朋先生总是能在不同的纸张尺寸中，找到最与众不同，最独具匠心的构图方式，比如，他会运用中国画中特别的留白想象，通过截取的视角来不断延展画面的空间。在作品《寒香图》中，张朋先生没有画出松树的全貌，而是截取了最为粗壮的一段树干作为画面的中心，从而给予了观者去拼凑全局的